

印象
贵州

深秋的黔西南,细雨如织。七十七岁的叶辛站在万峰林下,面对层层叠叠、如剑指苍穹的喀斯特山峰,他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位听众耳中:“文学永远不会消亡,因为它承载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与记忆。”在不远处,签名的队伍排成长龙,人们手中紧握着《情在贵州山水间》,等待着作家亲笔签下的名字。

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边是碎片化阅读蚕食着人们的注意力,一边是读者愿意开车两个小时,只为与作家进行一次短暂的交流。叶辛的贵州之行,恰如一面多棱镜,折射出文学在这个时代的处境——它从未真正走向边缘,只是在寻找新的栖身之所。

叶辛贵州行

山水无言 文学有声

一 文学的现场: 从书本到山水

叶辛的行程密集得令人喘不过气——10月14日兴义签售与作家培训,下午万峰林对话;15日安龙文学馆分享,夜晚安顺古城书吧沙龙;16日两场高校讲座,一场安顺对话,又赴惠水度过意外而温馨的生日;17日好花红书院与台湾同胞交流,下午荔波文学院分享;18日深入雷山白岩村,与苗族乡亲促膝长谈;19日上午凯里新华书店签售,中午至贵阳,以《情在贵州山水间——朗诵暨读书征文活动》收官返沪。

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书推广,而是一场文学与土地的深度对话。在万峰林,叶辛不是对着会议室的白墙,而是对着亿万年前形成的自然奇观讲述着他的创作心得;在白岩村,他不是在华美的文学殿堂,而是在吊脚楼的长桌上与读者交流。文学从封闭的书斋中走出,融入了它所描绘的山水之间。

“当我年轻时在贵州插队,就是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们教会了我什么是生活。”叶辛在安顺“一个人的安顺书吧”这样分享。台下,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或许与作家有着相似的上山下乡记忆;也有满脸稚气的青年,他们被这种跨越时空的情感连接所吸引。

二 热度背后的密码: 文学作为精神归属

在荔波文学院的分享会上,一位90后的读者诚恳地说:“在算法推荐的内容海洋里,我常常感到迷失。而叶老师的书,让我触摸到了一种真实的情感温度,那是在虚拟世界里找不到的踏实感。”

叶辛之行的“贵州热”,某种程度上是当代人精神需求的一个缩影。在物质充裕的时代,人们开始寻求更深层次的精神满足。文学,特别是那些植根于土地、与特定地理空间紧密相连的文学,提供了一种身份认同和精神归属。

在安顺学院讲座后的互动环节,一位学生的问题引起了全场深思:“叶老师,在短视频盛行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文学?”叶辛沉吟片刻答道:“科技提供效率,文学提供意义。你可以用手机拍下贵州的山水,但只有文学能告诉你这片山水背后的人文血脉和精神传承。”

三 从文字到山水: 文学的在地性重生

叶辛此次贵州行的讲座主题“从文字到山水:贵州文旅的文学表达与传播”,恰巧揭示了文学在当代重获热度的一个重要路径——与地域文化的深度结合。

在好花红书院与台湾同胞交流时,叶辛讲述了他的观察:“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是全球化深入,人们越是对自己脚下的土地产生强烈的认同感。文学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中介角色——它让人们通过故事认识一个地方,通过情感连接一片山水。”

这种“文学的在地性”在叶辛贵州行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安龙文学馆,他谈论的是贵州知青文学的传统;在惠水好花红书院,他聚焦的是布依族文化在文学中的表达;在雷山白岩村,他探讨的是苗族口传文学与书面文学的融合。文学不再是悬浮于生活之上的抽象存在,而是与特定地域、特定族群的文化基因紧密相连的活态传承。

刘学文



叶辛荔波文学院活动交流合影

四 仪式的力量: 文学活动的神圣时空

仔细审视叶辛六天的行程,你会发现这不仅仅是一系列文化活动,更像是一场精心构筑的仪式。从新书签售的虔诚等待,到生日惊喜的情感共鸣,再到山村夜话的温馨亲密,每个环节都在创造一种超越日常的“神圣时空”。

在惠水,当地为叶辛准备的生日仪式成为了整个行程的情感高潮。当意外惊喜降临时,这位作家眼中闪烁的泪光,让所有参与者感受到了一种超越作家与读者关系的真挚情感连接。这种情感体验,恰恰是虚拟社交无法替代的——人们渴望真实的相聚、目光的交汇、共同的仪式感。

“叶辛老师可能不知道,他的《蹉跎岁月》是我父亲那代人的青春记忆。”在安顺签售现场,一位中年读者如是说,“今天我来,不仅是为了新书,也是想替父亲那一代人向叶老师道一声感谢。”文学在这里成为代际情感传递的媒介,而文学活动则成为了情感表达的仪式性场合。

五 边缘处的中心: 文学热度的辩证法

叶辛贵州行的火爆,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有趣的辩证法:正是在所谓“边缘化”的语境中,文学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中心价值。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对高质量、有深度、有温度的内容的渴望更加强烈。在社交日益虚拟化的今天,人们对于真实情感连接的渴求更加迫切。在全球化浪潮中,人们对地方性知识和文化认同的需求更加凸显。文学,恰恰能够同时满足这三种需求。

在安顺“一个人的安顺书吧”那场深夜沙龙中,叶辛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有人说文学被边缘化了,我倒觉得是文学回到了它应有的位置——不再是万众瞩目的焦点,但却是深思熟虑者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从广场回到书房,从畅销榜回到心灵深处,这何尝不是一种回归?”



读书分享会活动现场

六 贵州之行: 山水无言,文学有声

当叶辛结束六天的行程返回上海时,他留下的是什么?是签售数字,是活动报道,还是社交媒体上的短暂热度?或许,更重要的是那些无形的种子——在万峰林下被点燃的文学梦想,在白岩村被激发的文化自信,在高校讲座中被启发的地域认同。

叶辛的贵州之行恰如一个隐喻:文学或许不再占据文化的中心舞台,但它如同贵州地下的暗河,表面不见踪影,实则潜流汹涌,在适当的时机便会喷涌而出,滋养干渴的心灵。

在荔波的活动中心,叶辛好花红书院副院长胡晶朗诵了《情在贵州山水间》的片段:“山是沉默的诗,水是流动的文,而生活在这片山水间的人们,则是永恒的主人公……”台下,一位年轻的读者认真聆听,轻轻翻动着书页;一对白发夫妇相视而笑,仿佛在书中找到了共同的青春记忆。

文学从未消亡,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着——在山水之间,在目光交汇处,在心灵共鸣时。叶辛的贵州六日,与其说是一场文化之旅,不如说是文学生命力的生动展演。当七十七岁的作家在签售桌前写下又一个名字,当雨水打湿了安龙文学馆的书页却无人离去,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最动人的景象——人们依然愿意为精神价值留一席之地。

山水无言,而文学有声。这声音或许不再如雷贯耳,却如贵州山间的清泉,细细流淌,浸润心田,在看似边缘处,开辟着新的可能。

刘学文,贵州省政协委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叶辛好花红书院院长、叶辛荔波文学院院长,著有《中国税务启示录》《结满相思的季节》等作品。

山里秋色

(外二首)

胡荣胜



山里的秋天
浓妆艳抹色彩格外鲜明
绿色浓妆退净
彰显本色
村口柿子树
飞舞着叶子
不停地飘落地上
绘就一道风景
树上挂满红灯笼
稻田
金黄的稻谷
成为夕日风景
稻草人孕育新沃土
地里
进去包谷杆后
一棵老藤牵着老南瓜
构成丰收景观
农家院子
晒着金黄色包谷粒
绿里透黄的桂花树
飘来扑鼻的桂花香

我在云上行走

我在云上走
看到了山川河流
看到了云山雾海
一座座天桥横跨山野间
一座座高楼竹笋插地上
一座座山峰绕着雾
长江 黄河
两条腰带飘落在地上
秋林是你色彩
海洋是你波浪
桥是你命脉
飞速车流是你灵动的魂
醉人 人间烟火
移到另外世界
天空与陆地
接通电话 共把生活描绘

天空挂彩虹 ——致敬世界第一高桥

花江大桥
云里雾里天上挂
悬崖峭壁铁索连
天堑变通途
花江大桥
车道飞架天上
站桥俯视
云山雾海天公造
花江大桥
交融远古与现代
高原描绘奇迹
奏出时代强音

胡荣胜,中国诗歌学会、中华诗词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有诗集《木叶的旋律》《深山红叶》散文集《太阳的摇篮》等。

草木有灵

张维

在户外散步时,妻子总笑我像个好奇的孩童,脚不停手不住的,到处东摸西碰,却不知我是被路边草木里藏着的巧思所吸引。每一片叶子、每一粒种子和果实,都孕育着生存与繁衍的聪慧,等着人去解读。

蒲公英是最懂借风的。开花时像小太阳,金灿灿的光芒能点亮半片草地;种子成熟了,就聚成毛茸茸的小球,每粒种子都带着降落伞似的绒毛。孩子们总爱采来吹,呼一口气,白色的小伞便乘风远去。这一吹,恰好遂了蒲公英的心愿,帮它的后代去远方扎根。即便没有孩童的助力,一阵清风拂过,那些小伞也能飘向未知的土地,开启新的生命旅程。

我们叫它又苗的植物,书里称它婆婆针。深褐色的秆上,一端开着细密的刺,只要轻轻挨着,它就牢牢粘在身上。割猪草时稍不注意,衣襟上便满是它的身影,等发现时,它的种子早已跟着人到了别处,完成了传播的使命。苍耳最懂借力,浑身长满细密的刺,人畜走过时,它便悄悄沾在衣摆或皮毛上,等人察觉,随手扯下时,它早已搭着这趟顺风车,找到了落地生根的新家。

枫杨的果子较为内敛,不像飞鸟般张开羽翼,反倒将翅膀轻轻收拢如溺水蛾。

想来它是不愿子女远走他乡,正如乡村里希望女儿嫁得近些的父母,盼着彼此能常走动,遇事时能搭把手、相互帮衬,把血脉的牵挂系在近处的风里。可鸡爪槭却另辟蹊径,它的果翅薄如蝉翼,又张得舒展,两颗种子嵌在中间像圆睁的眼睛,整颗果子活脱脱是只正要振翅的蜻蜓,一心要载着子女飞向远方,去见更广阔的天地。

银杏果的锦囊藏在表里不一,外皮裹着白白的肉质,剥开时却有股刺鼻的臭味。这不是它的缺陷,而是自我保护的防护衣,把不怀好意的虫鸟远远挡开。可人

们为了尝到它果仁里的软糯清香,甘愿忍着那股臭味,这份不怕臭的执着,倒成了人与那杏之间奇妙的默契。

市上那些果肉饱满、汁水丰沛的水果,比如桃子、李子、橙子等,人们总说它们在默默奉献,这其实是我们赋予的浪漫想象。它们果肉厚实,汁水充足,并非为了讨好人类,而是要给果核裹上一层保护衣,既为将来发芽提供水分,又补充营养,确保基因顺利传承。

核桃、板栗、夏威夷果等则把防御做到了极致,坚硬的外壳像一层铠甲,多数动物都无法突破,可它们终究敌不过人类的智慧。为了吃到果仁,人们发明了夹核桃的钳子、敲板栗的铁锤,还发明一种机器给板栗、夏威夷果撬开一道口子,再经高温爆炒让硬壳开裂,轻易就能取出里面的果肉。这般的“以柔克刚”,倒成了人与植物之间一场有趣的较量。

辣椒的“辣”也是同样的道理,那股辛

辣是它的防御武器,为的是守护种子的安全。可它的香气太过诱人,终究成了餐桌上的调味品。更奇妙的是,有些植物的种子即便经过高温烹煮,或从人畜肠胃中走过,依然能保持活力,遇土便能萌芽。

松树结松果也是为了繁衍后生,可人们为了砍柴烧火或摘松籽炒来吃,常常爬到树上剔了枝。它就进化到喜欢脱皮,我们叫它皮松。小时候好不容易爬到树梢,一不留神,遇到松树垮皮,唰的一下就滑到树底,再爬上去就很难,因为外皮脱落就比较光滑了,这也是它抵御外敌伤害,确保传承的本能。

走在路上,摸着这些草木的枝叶,我总觉得它们是有灵的。没有语言,没有动作,却用千万年演化编织的密码,在自然里站稳脚跟,延续生命。每一颗种子的传播,每一层外壳的守护,都是草木对生命的敬畏与执着。原来所谓聪明,从不是人类的专属,草木之间,早已把生存的秘密,写满了枝叶与果实。

张维,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遵义市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曾在《人民日报》《贵州日报》《贵州作家》《南风》等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50多万字。

随笔
杂谈